

今夕何夕,乞巧七夕。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。农历七月初七,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七夕节,又称乞巧节、女儿节。

这是一张东汉“牛郎织女星”画像石的拓片。西周时期,古人将两颗行星命名为“牵牛”“织女”。拓片上,右刻一男子扬鞭牵牛,上有三星相连暗指牵牛星;左刻七星环内刻一玉兔,另有跪坐女子四星围身,当为织女

星。早期的牛郎织女,就这样拥有了“人”的样貌。

七夕,这个由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发展而来的浪漫节日,在中华民族代代相传,绵延至今。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……诗人吟唱不绝的七夕诗篇,更为这个日子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诗意。

翻阅现存的典籍资料,不难发现

历史上的七夕习俗精彩纷呈。在不同的时代,这个节日随着生活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风俗和节庆活动,与人们求子、祈福、乞寿、乞巧等祈愿联系在一起,慢慢演变成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节日。2006年,七夕节成功入选《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》。让我们沐浴在这个独特节庆的星光灿烂中,品味七夕的韵味,感悟这份由古至今的爱与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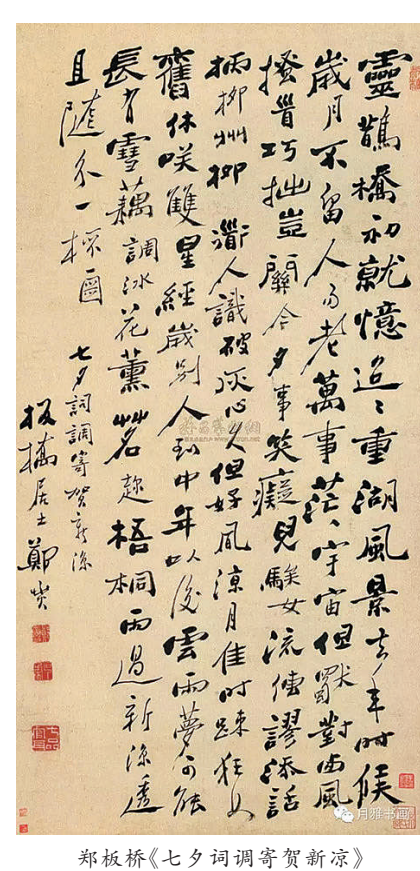
前因后果,不由让人浮想联翩,不过也颠覆了唐宋诗词及古装影视剧“王母娘娘发誓划天河,阻断牛郎织女美满婚姻”的认知。除昆山之外,也有人考证,江苏盐城西溪古镇的古丹阳村,有一“董家寨”,据说就是董永的出生地。如今村南还有一处“泥濘窑”,据说是董永栖身的寒窑。

到明清两代,牛郎的人设再次发生变化,特别是明代朱世世编辑的白话中篇神话小说《牛郎织女传》。书中讲述,牵牛星位于天河之西,以牧牛为生,故而人称“牛郎”,生得丰神俊伟。织女乃天帝之女,又叫天孙,居于天河之东的五凤城,形貌美丽,善于织锦。天河之西有黄姑渚,织女常在此浣纱,牛郎也来此饮牛,见到织女,便牵牛牵到上流饮之。牛郎饮牛毕,无心而歌;织女浣纱毕,也无心而歌。适逢太白星与月下老在天河上的星桥游玩,见到牛郎、织女,月下老告诉太白星,二人是“姻缘前定”……

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,成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,并且与传统节日七夕结合,成为民间一个盛大的节日。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故事的记载多散见于历代文人的笔记小说,只言片语的记载没能反映这个故事的全体。明代朱世世的《牛郎织女传》整合了历代文献中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资料,综合了许多相关故事情节,是第一本完整地记叙牛郎织女故事的中篇小说。这本书在牛郎织女故事流变中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。

按时间顺序,一路翻阅“牛郎织女”的爱情故事,看到故事中的两主人公反转再反转。然而我们知道,在神话传说的流变过程中,无论是经过文人的演绎,还是民间的口口相传,最后留下的都是美好的故事。这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使然,千百年来,这种愿望从未湮灭。

至唐代,一些文人笔下这个神话故事已经有了别样的演绎。宋代李昉等编辑古代文言小说第一部总集《太平广记》卷六十八《仙女十三》中,引唐佚名志怪小说《灵怪集》中的传说故事,不过这个故事中没有了牛郎的身影。话说郭翰是太原一个帅哥,而且“善谈论,工草隶”。他父母早早离世,常年一人独处家中。某日盛夏夜,郭翰独卧庭中,“稍闻香气渐浓,抬头一看空中,竟有人冉冉降下,到了面前,发现是个大美女。于是,他“整衣巾,下床拜谒”。来人说:“吾天上织女也。久无主对,而佳期阻旷,幽态盈怀。上帝赐命游人间,仰慕清风,愿成神契。”织女说得很直白,就是到了婚嫁之龄,经天帝恩准,下凡找一个姻缘。



郑板桥《七夕词调寄贺新凉》

干净,姑娘们穿着新衣,虔诚跪拜,乞求织女保佑自己心灵手巧,嫁得一个如意郎君。由此可见,“巧”的意蕴非凡。

盛大而热闹的乞巧节,还有很多丰富多彩有趣的习俗,吃巧果、穿针乞巧、投针验巧、喜蛛应巧、晒书晒衣、拜织女、拜魁星、桥会等等。其中最有趣、最考验手艺的便是穿针乞巧,唐代诗人施肩吾就写下:“乞巧望星河,双双并绮罗。不嫌针眼小,只道月明多。”穿针乞巧起源于汉代,七夕夜里姑娘们聚在一起比赛穿针的风俗习惯,连皇宫里都年年进行。姑娘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五彩丝线和七根银针拿出来,对月穿针,谁穿得越快,就意味着谁乞到的巧越多,穿得慢的称为“输巧”,输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“得巧”者。

唐代诗人祖咏《七夕》诗写道:“闻女求天女,更闻意未阑。玉庭开粉席,罗袖捧金盘。向月穿针易,临风整线难。不知谁得巧,明且试相看。”其实,对月穿针是极不容易的,七夕之月即使再亮,也是弦月之光,并不能朗照,而且时有微云漂浮,再则,所穿之针是一种特制的扁形针,有五孔针、七孔针、九孔针,难度可想而知。

“穿针乞巧”在古代风靡一时,尤其是妙龄女孩乐在其中。实际上这里并非仅是“愚求聪明能干”的必需,“乞巧”在潜意识中实际上是“乞爱”,是对感情、婚姻生活与家庭的期盼,而“穿针”自身便是男孩和女孩姻缘的暗喻,所以南北朝诗人刘遵在《七夕穿针诗》中说:“岁月如有意,情来不自禁。向光抽一缕,举袖弄双针。”姑娘们借着皎洁的月光,挥舞玉手,一针一线来回穿梭,同时也勾起了情思。在古代,华丽的手工艺品也被视为女性对男性的一种爱意表达,而男子们则把这些织品挂在房间里或悬挂在室外,以示对女儿们的感激和爱意。

七夕诗词是一个庞大的诗歌群体,在诗歌史上也不多见。如今,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唐诗宋词,七夕的浪漫依然在心头荡漾。它们是历史的回声,是文化的瑰宝,让我们在岁月的流转到,始终能感受到那份真挚而深沉的爱。

这一首骊歌

王娟

如果让我选一本有关七夕而且内容深邃的佳作,我一定会选著名学者的《七夕:星空、神话与异域风俗》。《七夕:星空、神话与异域风俗》以多重视角聚焦七夕这一传统中国节日,在展现哀婉动人的牛郎织女故事的背后,揭示了远古先人观象授时、男耕女织的传统;通过纷繁杂陈的历代七夕习俗,昭示了七夕作为“女儿节”的本质属性;书中更对宋代七夕风俗及东南沿海拜魁星风俗的异域渊源进行探索,钩沉出一段胡风西来的历史,折射了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层叠与变迁。在漫长的七夕文化史中,本书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浪漫优雅和开放包容。

在刘宗迪先生看来,七夕作为乞巧节,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、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。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(范成大《四时田园杂兴》)乞巧的主角是女子,所乞之巧是女红之巧,乞巧节的主角从来就是女性,七夕之神织女其实就是纺织之神。

在一些蚕桑纺织业发达的地方,会建有织女庙,庙中供奉织女神,当地的织妇会到织女庙上香、祈愿,而到了七月七日更会举行织女庙会,如山东省沂源县有牛郎庙和织女洞,江苏省太仓市有黄姑庙或织女庙。可以说,中国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纺织业,是七夕节和乞巧风俗赖以产生和延续的土壤。近世以来,随着现代纺织业的发展,中国乡村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方式迅速消解,“桑柘满阡陌,户户皆养蚕,步步闻机声,家家缫丝忙”的场景一去不复返,女性不再务伺蚕缫织之业,女红针黹之巧也不再是女子最重要的自我期许,以女子乞巧为主要关目的七夕风俗,也就不可能因为无所附丽而趋于零落。

不过,中国地域辽阔,风俗多样,古语所谓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,七夕节虽在整体上没落了,却在某些地方顽强地存活下来,而且还过得红红火火,比如广东省广州市的“摆七娘”、潮汕地区的“出花园”,浙江省温岭市的“小人节”,台湾省嘉义县的“游魁星”,甘肃省西和县、礼县的“迎巧娘”,等等。近年来,随着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,许多地方过去鲜为外人知晓的七夕风俗被重新“发现”。

这些陆续“发现”的地方七夕风俗,大多已经被命名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刘宗迪告诉我们,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这些地方的七夕风俗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异域影响的印痕。岭南广府的“摆七娘”和闽台的“拜魁星”风俗,源于宋代,融合了漂洋过海而来的波斯文化。另外,浙江温岭的“小人节”,专为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少男少女举行,当地人在七夕这天供设用竹篾、彩纸扎制的彩亭、彩轿,点缀以各种纸扎的戏曲人物,堪与广州的“摆七娘”相媲美。潮汕地区的“出花园”仪式,则是为年满十五岁的少男少女举行,七夕之日,孩子们要用十二种花瓣泡成的香汤沐浴,穿新衣,踏木屐,祭拜小孩子的保护神“公婆母”。这两个地方的七夕风俗,主角都是少男少女,而不是成年女子,主要活动是成人礼,而不是乞巧。

经由丰富的古籍资料,刘宗迪考证,七夕乞巧节滥觞于上古,确立于汉末,酝酿于魏晋,定型于盛唐,到了宋代,来自遥远波斯的异域之风,如同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奏,使其



《七夕:星空、神话与异域风俗》

我们的非遗故事·七夕

在星光灿烂中感悟爱与美好



清·陈枚《月曼清游图册·桐荫乞巧》



清·袁耀《七夕图》



清·任颐《乞巧图》

从原来的清扬哀婉的清商曲,一变而为急管繁弦的胡旋舞,成为中国七夕节历史上最为华彩的一章,为华夏七夕风俗增添了一抹异彩。历元、明、清直到如今,宋代的七夕狂欢风俗,除了在极个别的地方还遗存之外,那种罗绮满街、举国若狂的盛况,已风消云散。元、明、清三代的七夕风俗,大致又恢复了中国传统七夕的婉约基调,不过是秋夕月下,小女儿们穿针引线,拜星乞巧,葡萄架下听私语……

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”现如今,尽管牛郎织女会天河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在人间流传,尽管每年七夕人们仍会仰望星空、穿针乞巧,尽管天上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依然在水一方、脉脉相望,但是,无论如何,宋代七夕那般急管繁弦的华彩乐章,早已成为绝响。这是时代的进步使然,世界上的每一个节日也都会经历类似的步履行程。

一个节日的实质,主要不是取决于它的故事,而是取决于它的风俗。历史上的七夕节,主题是乞巧,七夕节的主角是女子和儿童,而与两性交往无关。其实,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所蕴含的意义,也不过是时令转换、秋天开始的消息。七夕,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日,拉开了秋天的序幕,而秋天的戏剧永远是令人伤感的悲剧。袁

袁秋风乍起,令人黯然神伤,“因此,七夕与其说是情人的节日,不如说是一个伤情的日子;与其说是一个今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日子,不如说是一个自古多情伤离别的日子。”

刘宗迪认为,其实,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,它和西方的圣瓦丁节一样,不在秋天,而在春天。在古代,包括春分、春社、清明、上巳等在内的一系列春节日,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,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。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,翻翻宋明话本、元人戏文,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、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、私定终身。说到底,万物盛开、摇曳生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。不过,即使七夕节果真借着“情人节”的摩登招牌梅开二度,“那也是一个当代的发明,旧瓶子里装新酒,其底蕴不再是盈盈一水、白首相守的古典爱情,而是另一个需要重新说起的欲望都市故事了。”

“曾随织女渡天河,记得云间第一歌。”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,曾经过的七夕节,已经成了一曲渐行渐远的骊歌。七夕当然需要新的词牌与曲调,赋予其新的意义与形式,比如她曾经的开放包容,比如她的浪漫与优雅,以及其他。

永远的爱情神话

赵柒斤

牛郎织女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“烟霄微月澹长空,银汉秋期万古同。几许欢情与离恨,年年并在此宵中。”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这首《七夕》,抒发了钟情男女的哀怨与离恨,对有情人的分离与蹉跎给予了深深的同情。毋庸置疑,白居易的观点也代表了唐宋文人的普遍立场,类似的主题在诸多唐宋七夕诗词中多有体现。

过去一般都认为,牛郎织女的传说诞生于汉代,但1975年发掘的湖北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,打破了人们的“想当然”。秦简中的“古老黄历”《日书》,有关于“牵牛织女”的记载:“丁丑、己丑取(娶)织女,不果,三弃……戊申、己酉,牵牛以取(娶)织女而不果。不出三岁,弃若亡。”这段话至少透露两条重要信息,即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流传,牛郎迎娶织女那天不是“好日子”,至于是不是农历七月七日,无从考证。

如果说先秦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中的“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……皖彼牵牛,不以服箱”孕育了“牛郎织女”的爱情故事,那么自魏晋乱世始,后世的文人墨客则不断挖掘、拓展、丰富了“牛郎织女”爱情故事情节和“恶搞”故事中两主人公。南梁文学家、藏书家任昉《述异志》云:“天河之东有织女,天帝之女也,年年机杼劳役,织成云锦天衣。天帝怜其独处,许嫁河西牵牛郎,嫁后遂废织机。天帝怒,责令归河东,许一年一度相会。涉秋七日,鹊首无故皆髡,相传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,役乌鵲为梁以渡,故毛皆脱去。”说的是织女是天帝的女儿,每年都织布劳动,织成了云锦天衣,导致自己都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容颜。天帝怜惜她一个人独处,允许她嫁给河西的牛郎。织女嫁给牛郎后便渐渐荒废了织布,天帝非常生气,责令织女回到河东,只允许她和牛郎一年见一次面。每年入秋的第七天,我们总会看见喜鹊的头顶突然秃去。相传这天牛郎和织女在银河的东岸相会,使役喜鹊做桥梁从它们头顶走过去,所以喜鹊头上的毛都被踩秃了。故事中的“织女”人设与我们

耳熟能详的故事不同。明代经学家冯应京编撰的《月令广义》卷十四引《小说》(有人称作者为南梁文学家殷芸)所载牛郎织女与任昉版如出一辙。

倒是在南梁宗懔反映古代楚地岁时节日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《荆楚岁时记》(今版未见)中,牛郎的人设变成彻彻底底的“凤凰男”。宋代李昉等编撰的大型类书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一引《荆楚岁时记》谓:“《日纬书》曰,牵牛星,荆州呼为河鼓,主关梁;织女星,取天帝钱二万备礼,久而不还,被驱在营室是也。”牵牛找了一个白富美老婆,结婚的钱都没有,只好向老丈人借钱。借一笔巨款完婚,结婚后成了老赖,老丈人最后制裁了他。

至唐代,一些文人笔下这个神话故事已经有了别样的演绎。宋代李昉等编辑古代文言小说第一部总集《太平广记》卷六十八《仙女十三》中,引唐佚名志怪小说《灵怪集》中的传说故事,不过这个故事中没有了牛郎的身影。话说郭翰是太原一个帅哥,而且“善谈论,工草隶”。他父母早早离世,常年一人独处家中。某日盛夏夜,郭翰独卧庭中,“稍闻香气渐浓,抬头一看空中,竟有人冉冉降下,到了面前,发现是个大美女。于是,他“整衣巾,下床拜谒”。来人说:“吾天上织女也。久无主对,而佳期阻旷,幽态盈怀。上帝赐命游人间,仰慕清风,愿成神契。”织女说得很直白,就是到了婚嫁之龄,经天帝恩准,下凡找一个姻缘。

面对天上掉下个美女,郭翰哪有拒绝的理由。不过相处的时间不长,后七夕将至,“忽不复来”。从这个浪漫的故事里可见,织女的故事是可以有各种改编版本的,这也与唐代开放烂漫的社会风气相关。思维的开放,必然带来创作的开放。

宋唐古风,一些文人继续深挖“牛郎织女”的故事。宋龚颖之笔记小说《中吴纪闻》卷四“黄姑织女”条曰:“(江苏)昆山县东三十六里,地名黄姑。古老相传云:尝有织女牵牛星,降于此地。织女以金篦划河,河水涌溢,牵牛因不得渡。今庙之西,有水名百沸河。乡人异之,为之立祠。”由于缺乏

面对天上掉下个美女,郭翰哪有拒绝的理由。不过相处的时间不长,后七夕将至,“忽不复来”。从这个浪漫的故事里可见,织女的故事是可以有各种改编版本的,这也与唐代开放烂漫的社会风气相关。思维的开放,必然带来创作的开放。

宋唐古风,一些文人继续深挖“牛郎织女”的故事。宋龚颖之笔记小说《中吴纪闻》卷四“黄姑织女”条曰:“(江苏)昆山县东三十六里,地名黄姑。古老相传云:尝有织女牵牛星,降于此地。织女以金篦划河,河水涌溢,牵牛因不得渡。今庙之西,有水名百沸河。乡人异之,为之立祠。”由于缺乏

宋唐古风,一些文人继续深挖“牛郎织女”的故事。宋龚颖之笔记小说《中吴纪闻》卷四“黄姑织女”条曰:“(江苏)昆山县东三十六里,地名黄姑。古老相传云:尝有织女牵牛星,降于此地。织女以金篦划河,河水涌溢,牵牛因不得渡。今庙之西,有水名百沸河。乡人异之,为之立祠。”由于缺乏

宋唐古风,一些文人继续深挖“牛郎织女”的故事。宋龚颖之笔记小说《中吴纪闻》卷四“黄姑织女”条曰:“(江苏)昆山县东三十六里,地名黄姑。古老相传云:尝有织女牵牛星,降于此地。织女以金篦划河,河水涌溢,牵牛因不得渡。今庙之西,有水名百沸河。乡人异之,为之立祠。”由于缺乏

鹊桥归路 佳期如梦

简兮 栖白

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,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,相去复几许?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这首与牛郎织女有关的著名诗篇是汉代作品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。七夕,这个古老而浪漫的节日,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镶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。古代诗词尤其是唐时时期的作品,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深邃的情感,为七夕增添了无尽的魅力与风情。

七夕是杜牧笔下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”的清幽与寂寥。杜牧让我们仿佛感受到那秋夜的凉意,看见那闪烁的流萤,那仰望星空的女子,无不勾勒出一幅充满诗意的七夕画卷,让人感受到那份淡淡的忧伤与期待。

“恐是仙家好别离,故教迢递作佳期。由来碧落银河畔,可要金风玉露时。清漏渐移相望久,微云未接过来迟。岂能无意酬乌鹊,惟与蜘蛛乞巧丝。”李商隐的这首《辛未七夕》则以一种揣测的笔触,道出了七夕相会的不易,也让人间的情人更加珍惜相聚的时光。诗人借景抒情,将有关节日的传说、习俗与自身处境、思想感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,借彼言此,缠绵委婉。

走进宋词的天地,则有秦观的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堪称经典:“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那灵动的云彩、飞逝的流星,以及银河的浩瀚,无不让人感受到七夕相会的艰难与珍贵。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,更是将爱情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,让人领悟到真爱的坚贞与永恒。这一名句流传至今,成为爱情的千古绝唱。

这首词的大意是:夏天的暑气消退了,一阵黄昏雨过后,尘土一扫而空。刚结露的时候冷风清理了庭院。碧空如水,一弯新月,挂在远远的天空。可能是织女叹息久与丈夫分离,为约会难,驾乘快速的风轮飞渡银河。放眼望去,高高的夜空缕缕彩云飘过银河。明亮的银河高悬若泻,娟娟静静的夜空。要知道此情此景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。闺楼上的秀女们在月光下望月穿针引线,向织女乞取巧艺。抬起粉面,云鬓低垂。猜一猜是谁在回廊的影下,交换信物,切切私语。愿天上人间,年年今日,都欢颜。

唐诗宋词中的七夕,不仅仅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传说,更是人们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,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待。它们以优美的词句、细腻的情感,诉说着爱情的甜蜜与苦涩,相聚的欢乐与离别的哀愁。

这些诗歌中出现的“乞巧”,很多人颇为陌生。其实在古代,七夕名为“乞巧”,而且在七夕诗歌中很常见。唐代诗人林杰有诗曰:“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在这天晚上,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,家家户户都把庭院清扫